Cicada Ch. 15. P. 2
Sound of autumn Ch. 15. P. 3

Yellow fallen tree, Ch. 15. P. 6
Bamboo. Ch. 18. P. 17



詩五十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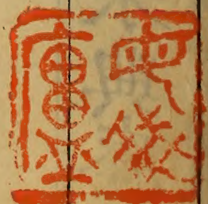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禄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



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邱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邱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

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邱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隋)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内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

徧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摵摵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鄆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船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颭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爲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儁寮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祗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貰酒開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畧)勉彊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閏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澠自是少年豪横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鸎簧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春一作芳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灩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每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 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芑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爲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御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臥齋坊一作房青苔點點

無人迹綠葉陰陰一作復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鸎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鳴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慚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窓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一作老暖愛紫貂温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鵷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頼酒一作一鐏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銓索少文書
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闥一作閑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
機餘號令存寛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謌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寞谷借
吹噓朋友飛雖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
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横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

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

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烟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皐門路寢閎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十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荄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 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奥貽謀一作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毫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笳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盡翣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宫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岧岧倚瑞烟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水濶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凄凉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墨蹟作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駞

褐小雨班班作鷰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穎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鸎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謨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
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盡
掛冠誰爲寄聲清穎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

入參趨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卧客十年騎馬聽朝音嘲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潤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閤雨中

直閤時無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跡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
感

行殿峩峩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竦崔嵬管絃飄落

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終

居士集卷第十四　　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惆悵滁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釦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袷寒人意自淒凉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册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祓消九陌塵秉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瀲灩碧琉璃瑩水龠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祓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霜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詩字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積院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illegible]換一作

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墨蹟作緝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謨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哀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蘂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蘂布柔服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

不減駞褐也 煩心渴喜鳳團香 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録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録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絶 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太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遏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卷空戚懾(一作攝)黠羌方問罪丹成仙蹕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翣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穎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穎水頭

再至汝陰三絶

黄粟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頽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恩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

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儋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穎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憂回枕上黄粱
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
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
實磊落韓嫣黄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

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氷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决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鳥銜棗實園林熟（一本作客）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欲反耕桑若無穎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頴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頴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況（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鵶鳴日出林光動野潤風摇麥浪寒漸暖緑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宫燒香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珮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宫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潑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齋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録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黄道士詩并盛作三絶見索拙句輒爲四

韻奉酬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拚黄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悯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五言後一首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一作滄）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一作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頴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閒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差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

顏賴田二頃春蕪没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斾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頼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爲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
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
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一作雪

殘雪初銷 一作融 上古臺桑郊向日緑旗開山横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
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鷄聲樂天寒鴈過稀

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酌一杯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頹顔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 富相公創亭

巀嶭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辟遺文已緑苔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
麏麚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横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

昔憩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
雨被衮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翫游儵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絶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案頭終日面孱顔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欹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 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恠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閒有道方今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鐏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黄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邱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髪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

逢萬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斥鷃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莫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雖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終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黄楊樹子賦　幷序

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昬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

巖谿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瀲灔萬户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潰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

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

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婉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

勉疆而爲之兮至於汙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
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
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
（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
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
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
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
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

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為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天）此秋聲也胡爲
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
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
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一字）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墨蹟有太哉字）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一本作黳墨蹟同)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以)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薾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之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徼無人迹兮有龍虵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其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剁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蟲蝎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一作以晝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䖟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蹷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羹臛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盡爲所竊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惓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著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幷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子一作會余一作于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谿咿嚶啁哳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沇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　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于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爲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絶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絶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雖雖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
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
葩翠蔓兮巖巠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
兮橫一作當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閒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

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舊長（一作喬）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茸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一有幷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illegible]（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

之聲蓋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爲首篇）

居士集卷第十五終

[illegible]不撓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
[illegible]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
[illegible]不得其平而為不得生全[illegible]性
者[illegible]矣人見其[illegible]也其生者其[illegible]矣[illegible]之所為
物[illegible]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illegible]
任[illegible]入學者其[illegible]而息乎是故君子
[illegible]世[illegible]

居士集卷第十六　　集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修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一無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雖爲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一作則）亦無

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
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
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
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
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
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
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
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

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益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其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

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以三代之政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眞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

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
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

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葢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

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于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蓋有不得已

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
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
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
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
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
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
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
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

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與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

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
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
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
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
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
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
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

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閒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　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

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

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

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
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
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
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
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
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
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
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

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聰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幷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

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與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

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甚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與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

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劉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

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
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
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
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絶於其國則不得爲僞
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
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
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
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

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

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予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終

[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故不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知是以[illegible]

[illegible]

論六首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葢（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
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
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其後所
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敎民之具相次
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
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

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

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

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勸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

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

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　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一有以字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

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用 黨識□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 梁注曹魏朱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與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疾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葢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絶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絶而（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

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誠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

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難詰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嘗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逆耳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諫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術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

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終

攷本論初有上中下三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居士集卷第十八　　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章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

言益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太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眞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

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

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益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

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龐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

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

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卯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

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

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有一作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

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襃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襃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

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衲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

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

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

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

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

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慮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出也又不臣而自

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幷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纂之固而不去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

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

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知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

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一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終

居士集卷第十九　　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践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祕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情勉同聽覽用適權宜頼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僉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illegible]各選於

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illegible]而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illegible]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輙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彛章所有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
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

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疢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

輔我元子永康王家俗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葢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

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遑寧者
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
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
恊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
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
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大尉具官臣韓琦司
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艱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
明識逮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終

家遂夫王凡受遺遭時多難殆向勤請權同聽決治
明謙遜慮動謙畏深盈運家事名之失託不發於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矣
惟全節雖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于樂詩章名在今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清廟乎
寵九州之奮以齊榮未及盡於孝心進尊號以稱而
典謨期未承於茲陋臣頂戴謹敬作稽首再拜謹言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illegible]有所言而爲人狀貎奇偉舉止嚴重有威[illegible]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illegible]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溪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言偘然殿中皆聳動大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悉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操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闇君子眞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其臨遣對殿上眞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眞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華以其年其月

其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陽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殁殁而無章焉則其

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

詞曰

闔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挻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眞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
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
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爲愽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翊皇祖楚國公諱貽汝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翊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贈大常丞知開
封府録事祭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
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幷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慱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
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爲私惠邪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輙壞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及病民乃議易以薪土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叔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

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爲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録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

客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蒞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益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邱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

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

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

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慱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illegible]一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玄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祔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

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邉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請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羸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艱哉矜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終

